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十八

宋 樓鑰 撰

表牋

代宰臣謝宣示太上皇御書宋玉高唐賦傅毅舞賦陸機文賦嵇康琴賦曹植洛神賦王粲登樓賦史節故事段陳羽古意詩蘇軾養生論周興嗣千字文御跋表

乾道辛卯春被賜真行草書總十卷臣下拜瞻玩心目開明竊惟書法自東漢迄于晉唐代有名家然莫不祖述鍾張憲章羲獻而各得一偏未有超軼拔乎其萃者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高蹈羲皇之上遊戲翰墨之間初若無意而筆力所到自得之妙集乎大成如春雲行空千狀萬態遠視前古有不足述固知天縱之能心與神會非衆庶曲學之所可致也帝

王餘事猶能至此顧不休哉三月二日臣某恭

題

奎畫昭回來從慈極睿思優渥宣示邇聯是何不世之
逢獲快爭先之覩中謝竊以翰墨有法肇自東都帝王
好書無如貞觀雖具龍蟠鳳翥之體徒爲心摹手追之
勤若夫天縱之能拔乎其萃自得之妙集此大成聿觀
歷代以還未有今日之懿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宸
衷淵靜帝學融明一札細書居多方國之賜六經大訓

式昪膠庠之傳既全脫屣之高益有怡神之樂坐進此道作新斯文取楚客之賦篇追梁臣之韻語舒牋自適肆筆而成乃因五日之朝併演十編之富恭惟皇帝陛下茂隆孝治仰識聖心金口登明究羣書之藴奥雲章交煥掩二典之光華是雖餘事之能然誠非曲學之所及中秘將嚴于尊閣外廷咸預于榮觀臣夙際休期幸瞻鴻藻登牀競取詎敢效昔人之豪鏤玉匪頒尚幾爲私室之寶

代宰臣進吏部七司法表

朝建天官實總吏銓之要詔刊治典恭承聖作之規會衆目以畢張集前編之未備幸終載筆敢後奏篇中謝臣竊以皇家踵累洽之期選部有一成之法蜀中興之始爰盡纂于舊章迨更化以來嘗再參于中制惟奇請它比隨日以滋而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迺裒四紀之治革修爲一代之經常然而漢定章程止由柱史唐更律令亦任柄臣未有上軫淵衷俯垂明聽凡曰甲令之著

首塵乙夜之觀親灑宸毫具標汗簡必使繹尋而盡善
更容開釋其所然既咨可録之言時出非常之斷合吏
封勳攷之目貫敕命格式之文以至黜陟罪之賞延進
軍功于流内恩防寛縱例絶扳援莫非近古而便今務
在舉宏而撮要筆則筆削則削罔有差訛官言官朝言
朝此為依據恭惟皇帝陛下治先自内名不假人澄三
省之源已嚴道揆定七司之制更肅班僚立通用以去
煩文申權宜以存故典甄捕有酬奬之等陞改易參照

之科使官人之方得以兼明于覈實之次誠非小補臣等粗殫末技莫望清光事倣石渠稱制仰勤于臨決才非山甫有司終媿于將明尚冀頒行庶憑遵用

代宰臣進仁宗皇帝今上皇帝玉牒表

神文出治光紹三朝睿主膺期永隆列聖宅皇猷而潤色寫翠琰以齊輝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政用時中言為世則繼志述事親承太上之心傳遵制揚功盡循我宋之家法春仁皇之盛際延今日之宏規惟天聖之元實

基四十二年之治惟乾德之懿將繼五三六經之隆爰
命儒臣並修史牒登載斯謹會萃不遺稽故事以成編
肅昕朝而進御忠厚之及草木知積累之自來廣大之
配乾坤豈繪畫之能見牙籤初秩金匱秘藏臣獲遇休
明居懇典領祖功如在期載纘于無疆帝業方崇當特
書而不一

代皇子鄧王辭免册立皇太子表

丹悃冒陳祈免升儲之命皇恩加厚未頒賜允之書仰

叩九重敢伸再瀆中謝臣聞元良以正萬國記言世子之能繼明而照四方易謹大人之象以奉粢盛之祀以繫億兆之心苟素望之無間豈盛儀之敢受伏念臣性難語上學不知方仰承君父之規久親師傅之誨奉長安日邊之對蚤乏奇辭辨陳留牘上之書素無英識戴乾坤之大造升爵位之崇班安知懷德之維城但媿無功而受祿綸言忽播綺殿爰開實懷不稱之慙難冒非常之寵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聖意俯聽忱辭不嫌渙汗

之收姑寢震宫之建誓虔子職少答睿慈

又代謝册立表

睿旨中頒誕開宫邸徽躬内媿亟上封章恩深弗遂于循牆懼甚有同于臨谷中謝臣聞仰觀乾象前星密邇于帝星俯察坤維少海實源于大海歷稽盛古必建元良自非有賢聖仁孝之閒備恭敬温文之懿何以貳體宸極正位少陽伏念臣學識無長器資非敏實託本支之盛屢叨爵位之崇日就月將幼已慙于慈訓夏絃春

誦今未底于多聞自媿孱庸居懷兢懼忽拜玉音之寵
冒陛銅輦之榮入侍皇居仰承天序玆蓋伏遇皇帝陛
下仁周溥率明照幾微膺列聖之丕圖奉上皇之色養
睿求主鬯以重承祧儲德未充曷副人神之望睿謨素
定不由羽翼之成臣敢不益念前脩永遵雅誥謹文王
安否之問敢怠師行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札賜

又代謝太上皇帝表

從五日之朝夙荷抱孫之愛拜十行之札俄膺立貳之

求仰慈訓之曲臨懼微躬之匪稱中謝臣竊以大人有繼明之義蓋取諸離長子為主器之親故受之震豫建儲嗣雖本前規獲奉重親未如今日伏念臣幸以弱植出逢聖時列亞保之崇班初非功致胙真王之尊爵深愧名浮徒以託體嚴宸承休慈極忽頒丹詔叨處青宮共知睿斷之不同實本聖謨之丕顯茲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德高堯舜道合羲黃雖與造物者遊自求至樂仍有孫謀之燕以永無疆爰舉曠儀以安神器臣

敢不力修四學祗奉兩宮立愛自親仰體承祧之重聿
修厥德敢忘念祖之勤

又代謝皇后牋

坤德無疆實依厚載震宮肇建遽及凡材中謝伏念臣
託質天支承華壼則干戈羽籥教雖備于四時父子君
臣學不臻于三善忽奉褒揚之冊俾當監撫之權仰宸
斷之剛明賴母儀之裨助茲葢恭遇皇后殿下德齊任
姒賢過娀嫛陰教聿修坐致人倫之正淑謀經遠更圖

國本之安臣敢不居近正人力尋舊學祇名而不犯馳道當奉君尊問安而必至寢門益闕

又代謝受册表

銅門肇啓方懋主鬯之良珉册誕頒更舉臨軒之禮恩隆天地惧劇淵冰中謝伏念臣素乏之材猷積叨寵數金印盭綬蚤處于宗藩青蓋斑輪俄升于儲位復差良日爰御正衙備金石以盈庭儼纓纕而就列授之寶牒訓以綸言退省其私不知所稱兹蓋恭遇皇帝陛下道高

世表機照物先斷自宸衷豈私于愛子蔵玆曠典益重

于承祧臣敢不仰體聖謨恪供子職出有師入有保起

居惟近于正人親則父尊則君夙夜益勤于順事

代宰臣賀立皇太子表

冢嗣稱賢夙仰吾君之子儲闈定禮果安天下之心懽

動兩宮慶均四海中賀恭以離著麗天之象繼明實繫

于大人震有洊雷之文主器必歸于長子闢東朝之縟

禮綿列聖之丕基曠古難逢于今創見恭惟皇帝陛下

孝如虞舜樂似文王敬奉親嚴屢上玉巵之壽大寧國本首開銀榜之宫慶幼海之澄瀾瞻前星之騰耀一人獨斷非由羽翼之成三善自將克荷宗祧之守臣叨居近列恭覩盛儀日下重光已備夙成之德嵩呼萬歲敢忘歸美之誠

代宰臣賀太上皇帝表

神謨早定俾建元儲聖孝丕承誕揚宸制事關宗社喜動華夷中賀恭以甲歡之生嫡王孫但有命名之愛一

日而見三天子止閒臨淥之歡載在信書以為美事曾未有傳神器而與子見東宮之立孫介弟祿于無疆固蘿圖而有永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高百聖仁覆萬方翼燕孫謀獨享後天之算儲登世嫡共仰前星之輝問安獲事于重親主器仍歸于長子臣欣逢盛際獲在邇聯卜世卜年期過周家之歷重輪重潤願賡漢樂之詩

代宰臣賀皇太子牋

儲德日新久繫于衆望睿謨獨斷爰舉于曠儀覆載兩

間懽呼四起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冢嫡天與奇

姿震一索而得長男宣膺主鬯之寄漢元年而建太子

益知享國之長仰九廟之儲休信兩宮之增慶人心自

定神器愈安某等肅領鵷行進瞻雞戟元良既正不煩

賈誼之言盛美難名莫盡卞蘭之述

代謝吏部侍郎表以下四首代魏丞相杞

代言西掖方拜誤恩攝貳東銓復叨改命循牆莫避臨

谷增危中謝伏念臣濩落無堪迂愚自信正以經營于萩水故嘗希望于斗升昨自外官恭趨嚴名猥廁内朝之鵷列親覩上聖之龍飛五歷粉闈一參月寺籌邊戎幕無婉畫之可稱將命薊庭幸歡盟之復綿冒柱史詞臣之選兼宮端寶牒之司初無左右之先容盡出聖神之親擢忽承帝制俾倅大官一新龜紫之榮仍假銓衡之長莫回成渙徒激懦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虛以受人明于分職憐臣孤立于宦路借以末光謂臣曾歷于

劇曹付之重委臣敢不寅遵邦憲嚴制吏姦朝夕論思雖素乏嚴吾之譽簿書期會庶勉追裴馬之名

代謝侍講表

攝居選部已困劇曹擢在經幃更承清問退懸衰朽有此遭逢中謝伏念臣幼歷羇艱學無師法顧孤陋寡聞之習但為決科之資無疏通知遠之經素匪專門之業矧是帝王之大學非為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究淵源之藴豈容樸學獲奉細旃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巍巍成功讜讜終吉時降至尊之勢兼收可録之言遂容草莽之臣亦預金華之講臣敢不黽勉僶力綴緝舊聞爲二三萬言之辭敢求釋義暢五十八篇之旨庶補重明

代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紬史何功敢叨醲賞騰章避寵未拜俞音滂貢誠衷仰干睿聽中謝竊以三朝之治迹允爲萬世之成規信傳信疑傳疑已備不刊之典筆則筆削則削屢資多學之

儒而臣方貳政之末幾適成書之已久暫領纂修之職曾無潤色之勞使冒賞而不疑則叨榮之太甚而況近辭珍賜陛下固已許其廉茲蹴崇資公議必傳以為笑謂少者辭而多者則受謂今日是則前日為非雖故事之有初在微臣而焉敢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特寢異恩益使人心知清朝以名器為重誓殫愚慮効薄伎于志傳之間

代遺表

生而致主曾亮采之無間死不忘君豈效忠之可已危悰欲吐老淚先傾中謝伏念臣奮自羇單本無恍覬蚤廁熙朝之鵷序親逢上聖之龍飛猥以謭材屢叨隆委凡一時清切之選皆九重特達之知兵交而使在其間備更險阻猷告而爾順于外嘗預論思寖歷政塗遂登揆席迄緣樸拙用速顛躋俯憐簪屨之遺旋畀屏藩之寄人言噂沓何敢控陳天鑒高明卒蒙昭雪賦以真祠之禄予之秘殿之名屏跡衡門銜大恩而莫報馳心魏

闕顧一飽以何安今則蒲柳益衰桑榆既逼老將智而耄及福已過而災生卧疾漳濱恍精神之易散游魂岱嶽嗟頃刻之難留僅存餘息之微重結明時之戀伏望皇帝陛下治功惟敘聖德又新總萬幾之要以充毓天和合羣賢之智以維持國是問安慈極日承尊養之歡注想中原身濟規恢之業臣命隨氣索志與辭殫王度清夷固無煩于尸諫死期迫促徒自切于哀鳴

代知泉州謝進職再任表 以下四首代舅氏汪尚書大猷

承南服之流忽叨因任進西清之秩併辱東知拜寵命以增榮俯慚懦躬而有靦中謝伏念臣奮自寒遠遭世休明分甘州縣之塵勞敢望朝廷之拔擢十年服采寖登侍從之班千載逢辰曲被聖神之眷此雖攝六官之長猶未為貳卿之真及遂求閒遠超次對退惟愚孱已劇優隆起試外藩以治民而自詭游更下攷無報政之可書方將重上真祠之章豈意更升學士之列一變閩俗初無常袞之稱更與泉麾仍繼蔡襄之後已試如此其

可再乎無功而遷誠為過矣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先實核恩不遐遺念微臣非可用之才麤堪郡寄謂長吏多數易之弊就畀璽書復增延閣之華益重專城之任臣敢不勉其未至究所當行久悉邦風既無勞于問俗務攻吏事庶不負于分憂

代謝隆興府到任表

上印泉南方遂祠庭之請把麾江右遽叨帥閫之除猥荷柬知若為稱塞中謝伏念臣幸逢昌運忝綴從班胙

辭遠于脩門効蕃宣于遐服目駐堯天之日月身留閩
徼之山川未及終更已叨因任共知鼯鼠不堪五技之
窮自分鷦鷯惟望一枝之足屢申誠悃仰扣淵聰卒蒙
從欲之仁獲遂投閒之志千里未還于榆社十連復冒
于綸音旋促對于清光誤親承于睿獎授之方略俾以
奉行茲延見于吏民方究詢夫風俗惟南昌之名郡實
上聖之潛藩襟帶江湖首尾吳楚雨暘方若正賴春耕
秋斂之勤凋瘵已蘇猶藉左粥右餈之惠必得循良之

吏庶安流穴之民豈應惷惷愚堪此委寄兹蓋伏遇皇帝
陛下恢張治具駕御人材察臣久被使令既深知于德
意念臣備嘗險阻亦粗識于民情特畀虎符俾殫駑力
臣敢不布宣寛大禁戢姦欺當使田閭盡改帶刀之習
且令州縣毋存珥筆之風

代賀太上皇帝上尊號表

啓龍樓七十之慶春朝將展于上儀率鵷列三千之臣
至朔先加夫嫩稱事高治古懽溢綿區中賀竊以蔿舜

于天堯帝聦明而遜位以武爲子文王逸樂以延年不
有極尊之稱曷爲甚盛之舉鏤白玉之牒歸美兩宮建
翠華之旗親朝五日書契未有宗社無疆恭惟皇帝陛
下道盡事親仁先自内謂富壽之福爲彝倫之所先而
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猶喜況承社稷之託親見春秋之
高自非得九州四海之懽心備五帝三王之全美何以
效之慈極副我淵衷爰集廷紳取于經而定大號更推
帝澤歛時福以錫庶民上皇增萬壽之昌太姒嗣徽音

之懿至矣盡矣不可有加舞之蹈之莫知所自臣退甘屏處莫預駿奔奏薄技于從官之間敢懷故步效三祝于封人之請徒切愚誠

代謝宮觀表

十年念咎蹐地靡遑一日奉祠從天而下孤迹有自新之路聖朝無終棄之人恩重難名感深至泣中謝伏念臣猥由寒陋誤辱眷知持槖近班何有論思之益把麾遠郡粗殫惠養之勤鄉關甫遂于歸休帥閫忽叨于推

擇患生意表盜起鄰封調戍卒于屬州授伍符于遣牧不虞宿將反墮姦謀方騰訟過之章乃被督師之命大兵雲集謂當指日而可擒醜類鼠奔曾不回戈而内向力追蹤于山谷尚假息于朝晡績既弗成罪將誰執七旬未格莫寬西顧之憂三褫猶輕難逭南遷之謫獲歸故里已佩深仁自量擯斥之餘宜在孰何之外敢圖鴻造憫其垂朽之年特渙綸言廩以祝鮐之禄削刋丹籍叨竊素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本隆寬政先總核動

加矜軫豈爲匹夫而求全凡與使令不以一眚而終廢

俯憐庸懦曲賜涵容臣敢不握髮省愆銘肌感德散材

無用深知復玷闕之譏壯志雖衰尚得效糜捐之報

攻媿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十九

宋 樓鑰 撰

表牋

代謝宫觀表 以下三首代史待制彌正

賦禄真祠俯從私請升班次對更出鴻恩是何極陋之蹤得此殊常之渥中謝 伏念臣志徒慕古才不逮人由庠校之諸生叨承延賞勉箕裘之餘習傳玷世科甘從

州縣之勞敢覬朝廷之選惟睿主曲敦于舊學故微臣
誤簡于淵衷自給札于中書寖彯纓于册府退量倖冒
秪務靖共固嘗持節以言歸旋即予環而就列寸長尺
短第知自竭于愚衷年除歲遷何意遂塵于法從代言
西掖進讀東宮皆老父之故官實儒生之希遇力辭禁
莞改貳秩宗威儀三千茲豈養痾之地春秋八十不勝
愛日之思奏牘朝聞俞音夕至廩以祝鳌之粟寵之荷
槖之聯毫釐莫報于公家頂踵悉由于聖造甫還私室

已拜宸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用中仁惟厚下素
矜樸拙初無進取之心重賜褒揚庸示保全之意父子
感深而至泣里閭圜視以為榮臣敢不增激懦衷稍休
弱質循陔承志庶幾棄官歸養之風戀闕馳誠尚勉移
孝為忠之節

代謝皇太子牋

儲禁簡僚久充員于中護祠庭得請仍寓職于西清退
省至愚敢忘所自中謝伏念某稟生甚弱賦性尤疎一

經徒守于家傳累歲寖汙于朝蹟獨惟老父獲際聖君乃眷潛藩曾是甘盤之舊遂容小子亦陪綺季之游自慚遲鈍之資無補温文之學巧聞得寵拜命知歸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盛德在躬勞謙禮士兩宮侍膳益勤愛日之誠千里懷親深察望雲之念俾從私志實荷隆寛某敢不祇服訓詞仰承色養扶嬴東下遽收迹于鵷行矯首西瞻尚馳心于雞戟

代謝皇太子宫講堂徽章轉官牋

儲闈進讀嘗預英游奏議終篇遂遷爵秩曾是優隆之渥亦霑遠外之蹤中謝伏念某學匪洽聞身逢盛際宸衷念甘盤之舊俾鯫生獲綴于賓僚經帷繙陸贄之書命鶴禁亦爲之訓說備見經綸之用具存仁義之言戒彼覆車實爲可監中其佔畢顧有何勞方兹去國以奉祠乃以徹章而受賞被恩有自揣己知慚兹蓋伏遇皇太子殿下任重承祧志勤好古傳聖父誠明之學自得之心玩名臣論諫之文如對其面尚思記誦使遂襃陞

某敢不拜手祇榮銘心戴德一物三善固知裨贊之無功九數六條更冀講明之不怠

代賀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上尊號表 以下六首代溫州曾吏部逮

熙事備成惟聖人能饗帝徽稱具舉雖天子必有尊懽動兩宮化刑四海 中賀 竊以太上立德本無事于飾名大美不言顧曷資于崇報雖九載已都于顯號而一人尚歉于宸衷乃因泰時之精禋併舉累朝之曠典恭惟

皇帝陛下恩被動植孝通神明登大位之崇高受上皇之付託玉巵稱壽視昔有光寶冊奉親自我作古謂天祖羣物式昭時憲之明謂道法自然更著體元之正俞音誕布盛事一新萬國得懽心共仰仁天之大百姓加德教益知聖治之彰臣出守偏州恭承明詔捧觴再拜頓回鳳閣之春稽首三呼但想龍樓之曉

代賀太上皇帝表

禮行于郊咸慶縟儀之備尊歸于父聿嚴徽稱之加履

載兩開歡呼四起中賀竊以巍巍者至高之貌用形容于博衍優游蕩蕩乎民無能名獨著見于聰明文思仰堯仁之天大邁湯德之日新宜因百神受職之時更益大德得名之懿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怡神于淡遊物之初膺寶籙以興拜授神器而與子凡此知人安民之要傳諸問安侍膳之閒黄屋非心樂逍遙于特室紫壇蕆事介福履于慈闈雖秉謙尊莫回恍請光之大大之謂聖巳陶萬國之歡天法道道法自然益顯百王之

冠臣叨馮恩熊軾莫遂鵷行想漢殿之觴寧免滯南之歎
效華封之祝敢忘拱北之誠

代賀太上皇后牋

備舉盛儀誕揚懿號凡資持載罔不懽呼中賀竊以迎
長者三王之郊既告虔于上帝有名者萬物之母爰歸
美于慈親益增地道之光深副天心之願恭惟尊號太
上皇后殿下德高任姒功邁娥婺力贊睿謀親授重華
之帝尊同太極式安長樂之居受五日一朝之榮備四

海九州之養爰因大祀載舉徽音箕疇謂視曰明用顯
進賢之志老氏以慈為寶於昭生物之恩合兹二者之
稱仰止一時之盛臣分符有守戀闕無階莫陪椒掖之
趨但劇葵心之向

代謝立皇太子降赦表

儲禁宏開宸綸誕布法前星之瑞象仰纍重暉揚少海
之餘波沛為膏澤神人胥悅宗社奠安中謝恭惟皇帝
陛下道冠皇王仁霑動植端居南面受光竞付託之隆

豫建東宮綿有宋延洪之福爰推恩霈下及黎民罄萬
國之歡心屬一人之有慶臣叨紆郡紱阻賀闕庭比屋
歡呼咸喜元良之正儆衷感勵謹宣寬大之書

代謝御書戒百僚手詔石刻表

詔旨中頒具孚羣聽宸章申錫下及侯邦凡屬照臨舉
知感奮中謝竊以官刑儆有位之士成湯切戒于三風
手書賜萬國之臣光武尤嚴于一札聿稽前代王者之
盛未如今日天語之温藹九重雖備于躬行而百辟或

違于德意玩歲愒日猶有謬悠拱默之流易處洗心尚乏砥厲激昂之氣仰勞翰墨下訪臣鄰一新琬琰之刊傳甚置郵之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循名責實任賢使能形憂勤于宵旰之間十年于此示好惡于用舍之際四海胥然爰申播告之修更勤勵精之始臣叨膺郡寄肅奉訓辭祇率乃僚各共厥職欲令真偽毋亂敢為欺謾之文會閒上下相安莫有茍且之志

代謝直秘閣表

濫膺郡寄初無善狀之稱寓直奎文忽被寵光之渥撫
躬有靦拜命增榮中謝伏念臣學昧家傳才非時用猥
緣遭際得効馳驅衣以繡衣雖謹惟良而折獄置之粉
省未知何自以爲郎退尋於越之居俄假東嘉之守四
郊菜色重丹扆之憂勤一介萍蹤荷玉音之臨遣首問
吏民之疾苦備聞田里之歎愁凡所奏陳悉蒙垂應移
鄰邦之粟不容遏糴之私蠲下邑之租又免追科之擾
罷民粗給和氣隨生雨暘以時黍麥增稔闔境方歌夫

聖德誤恩乃及于守臣顧撫字之徒勞媿清華之非據茲葢伏遇皇帝陛下核孝宣之名實總光武之權網民瘼是求尤重專城之寄璽書加勵滋多循吏之賢顧如微臣亦霑釀賞臣敢不仰銜鴻施俯竭駑才未讀五千卷之書已冒登瀛之目加撫十萬戸之衆誓堅報國之心

謝慶壽赦加恩表代龔參政茂良

慈皇介壽幸陪前殿之儀慶沛頒春首被通侯之寵循

牆莫避踏地自驚中謝竊以堯年符巽位之期舜孝極重華之盛請福壽之祝百僚咸預于駿奔下寬大之書萬國宜霑夫錫賚豈繄遹列獨冒殊恩況戢散之文嘗獲登于徽冊以蹣跚之質偶進攝于上公固已不勝千載之榮敢意更竊九重之眷封疏故郡地衍多畬端章甫以立朝安識周旋之中禮分茅土而建社自慙談笑以封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義篤奉親仁均厚下廣宮闈之至樂用以及人錄臣子之微勞遂先與邑臣敢不

誓殫素節仰報鴻私五日一朝密邇天顔之睟穆萬年
億載永瞻孝治之光華

代仲兄謝嚴州到任表

負丞棘寺久媿空餐假守桐廬遽叨共理初以還鄉而
拜命終然便道以之官被寵過優撫躬莫稱中謝竊以
子陵舊隱浙水奥區昔爲太上之潛藩今實行都之近
輔頻年旱潦寖多凋瘵之民累政推遷宜擇循良之吏
如臣者稟生甚陋慒學寡聞猥承延賞之餘甘老徒勞

之役偶平詔獄入仕帝京財貨暴如丘山敢辭委吏文

書盈于几閣第謹攸司逮聯敕局之删修纔脫選逢之

廛穴進參外府曾何補于公家移贊司刑頗服勤于臬

事銜上恩而莫報念色養之多違因謁告以遄歸以治

民而自詭仰蒙睿眷徑畀左符方少遂于家居忽又承

夫人之蓋歎歲方勞于旰食謂小臣曾對于清光須嚴

旨以趣行免內朝之臨遣望龍顏于九陛不勝戀闕之

心侍鶴髮之雙親少展循陔之志兹蓋伏遇皇帝陛下

天臨萬宇器使羣材培植邦基尤重牧人之任茂隆孝治俯推錫類之仁雖久歷于王官必加試以民事有如臣輩亦在選中臣敢不恪奉教條布宣德意中外本一致顧何有于重輕忠孝無二心誓益殫于報効

謝南郊肆赦表代溫州莫給事濟

泰時陳儀偕百神而受職端門肆眚馨萬國以歸仁覆載兩間懽呼四起中謝竊以聖人享上帝既竣事于圜丘厚福浸黎元爰疏恩于方夏配天其澤與物為春恭

惟皇帝陛下歷數在躬聰明作后治內以治外期臻宴粲之隆事天如事親曲盡寅恭之至粢盛豐潔圭幣輝華風馬來臨已見高靈之隨星雞載舉喜聞鴻霈之頒不俟終朝遂霑四遠臣遜居支郡莫望清光趨左右而奉章徒想冠裳之盛率將吏而拜詔更欣囹圄之空北齊宋良為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保初大赦獄內蓬蒿俱滿無囚可赦惟率將吏拜詔而已時溫州兩獄俱空

代謝舉官不當降官表

守臣繆舉莫葢前愆司敗議刑尚從寬典仰至仁之善

貸拜嚴旨以猶驚中謝伏念臣頃自作州屢嘗薦士雖昧知人之鑒敢不盡心偶緣入幕之賓實能辦事察之既至舉者亦多況聞奏牘之交馳皆謂吏材之足取逮升劇縣頗著能聲雀角鼠牙乃寖招夫仇怨瓜田李下曾不謹于嫌疑嘖有煩言自貽伊戚在昔親民之始嘗陳同罪之章歷時雖多逃責無所與潔而不保其往祇佩訓詞之溫取人而失之以言深犯聖門之戒僅行鐫削仰賴保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馭下惟公待臣以恕

謂引其類以俱進任則甚專若簡乃僚而弗虔咎將誰執臣敢不深思創艾益謹品題應物未明當起懲羹吹虀之念求賢圖報敢萌因噎廢食之心

代謝知瓊州表

一札十行俾遠憑于熊軾四州百洞幸利涉于鯨波首及治封具宣德意中謝伏念臣奮身疎遬賦性愚蒙蚤叨世賞之延屢困宦途之滯字民淮甸慙非製錦之工式政衡陽有玷題輿之選頃分陋郡未及期年資淺望

輕易致人言之嘖沓地偏財匱不堪歲計之支吾已甘罷散之科安有復然之望豈圖技拭更任蕃宣眷古珠崖實今瓊莞邈在萬里之外顧居一海之中漢晉廢置之不齊隋唐分合之靡定久服本朝之聲教遂同內地之流風惟黎母錯居當謹邊防之慮而賈胡遥集實為舶政之源自揆庸虛難勝寄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思濟衆德務包荒緬懷卉服之人遴選竹符之守知臣嘗更于遠外或可承流謂臣備歷夫險艱庶幾使過臣

敢不仰銜恩紀謹布邦條幸依雨伏波之神毋憚三合溜之險仕方行志敢為乘桴浮海之言忠不忘君徒詠登樓望京之句誓殫駑力用答鴻私

代賀太上皇帝慶壽表

啓七十之慶將傳萬歲之玉巵率三千之臣先上兩宮之寶冊美備形容之至光增授受之初孝治愈隆生民未有中賀竊以子有天下而尊為父方當祝耆艾之辰德為聖人而得其名詎可襲尋常之號一紀再加夫縟

典九重尚憮于淵衷玆講未央之儀爰採康衢之頌榮
歸慈扆燕及中闈恭惟 尊號 太上皇帝陛下道大難窮
功成不有聰明遜位於昭與子之公逸樂延年自得從
心之適曰仁曰德無能名焉乃武乃文紀其盛者 尊號
太上皇后殿下久參太極密贊重離天下濟而地上行
允謂相成之道堯南鄉而舜北面實同稀有之期皇帝
陛下愛篤嚴君親傳家法謂壽富之福惟彛倫之所先
而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猶喜況承社稷之託獲見春秋

之高不有極尊之稱曷為甚盛之慶優游博衍雖問之
朝野而不知揚厲鋪張要編之詩書而無媿禮文照古
雲物致祥歡均軒陛之間化浹華夷之外臣預瞻鑾輅
入覲龍樓嵩岳傳呼誠四海九州之至樂赭袍端拜顧
十年一慶于脩齡

代新進士謝賜花表

柳染青袍叨預天官之燕花裁絳綵更分禁籞之春敢
望微生遽承華寵中謝伏念臣等性根浮弱學植荒疎

吐天葩之奇篇初無詞采啓瓊林之茂典咸戴恩榮謝槐市之舊遊尋杏園之故事茲葢伏遇皇帝陛下仁霑行葦材育菁莪萬國春陽顧豈遺于寒谷九天雨露遂均及于羣英臣等敢不種學績文去華務實芝蘭馥烈但堅自潔之心桃李芬芳共樂不言之化

代趙侍郎粹中遺表

負罪屏居方還舊物臥痾垂絕將謝明時顧屬纊以甚危猶戀軒而不忍孤忠未泯衰涕徒傾中謝伏念臣起

自諸生粗傳末學弟凡射策偶登俊造之科州縣服勞安有功名之望奉聖旨欲收于羣策謂故家或有夫遺才嘗因輪對之初悮辱褒襃之寵神會氣合不自知遇主之因年除嵗遷俄寖上從臣之列二吏屢書于言動三銓深杞于奸欺承攝瑣闈亦知效古人批敕之節建明謀議欲以奉列聖在天之靈雖自詭以治民詎敢忘于報國迨池陽之奏課就苕水以交符投檄得閒歸處四明之舊隱騰章褫職誦言一卒之幽冤固知不辨而

自明辛荷容光之必照矜其久困賜以更生通禁路之班許尋鼓步繼廪人之粟俾盡餘年未酬骨肉之恩俄屬負薪之疾水浮膚而成痼藥苦口而勿靈殘息僅存大期已迫媿論思之無補尚攀戀而有言伏望皇帝陛下寅奉慈闈益隆寶祚以寛仁壽天下之脉以清靜養主躬之和尊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向之位念神州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臣易簀何爲蓋棺遂已生無可戀敢言滯太史于周南死或有知尚可抗杜回于輔氏

代陳閣學居仁遺表

承命造朝旋抱負薪之疾奉祠還舍遽興易簀之言忍死有陳報恩無所戀明時而何及灑哀涕以空悲中謝

伏念臣生也無奇幼而孤立自世賞而策進士奉大對于高皇之廷錄冗僚而登皇宮受異知于孝宗之聖晉游學省出試州麾收寘郎曹殆遍更于宰掾擢居柱史遂徑躐于詞垣陟彼屺以纏哀予之琴而終制誤蒙慈扆屢畀左符際真主之膺期升大邦而分閫每經煩使

實堅徇國之心縱有微勞皆是守藩之職敢意凝旒之
眷忽叨名節之頒雲氣在前不許三山之到君門甚邇
翻成萬里之遙撫薄命以自傷懷孤忠而莫吐卒困陰
陽之慝竟違咫尺之顔淂貢忱誠僭干淵聽念甘泉從
臣之已老況正元朝士之無多祝鲞之請則卻而後從
寓直之寵則辭而不獲仰戴天地生成之造得為山林
休養之謀然而精爽欲離形容盡變抵家而迹未定過
信而病益增身方臥于漳濱魂已遊于岱嶽龍光眔厚

愧未補于秋毫駒隙易馳將溘先于代露少留殘景冒
進危衷恭願皇帝陛下寅紹皇圖聿新孝治躬憂勤以
致中興之業進英俊以鞏太平之基內修外攘坐復祖
宗之舊東漸西被聿觀聲教之行臣假息幾何蓋棺遂
已塵勞五紀悵莫賦夫歸田冥漠九原顧敢忘于結草

攻媿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二十至二十三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黃譽

攻媿集卷二十

宋 樓鑰 撰

奏議

論實用空言 任敕令所刪定官輪對

臣聞善為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為空言而行可底績者乃所以為實用號為實用而行之不實者適足以為空言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即位以來大開言路

收攬人才慨然念治效之未及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切于實用者此誠得孝宣總覈之意而言者不思曾為實用之説累年以來言者甚衆往往已陳而厭聞于是旁搜曲取毛舉以應故事民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令已煩而變更日増凡此皆號為實用者言之則真若可聽行之則不見所益從而委以施行課其成效則且多其圖冊列數以美觀覽然則所謂實用者果非空言乎孟子陳堯舜之道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陸贄論諫

于搶攘日不暇給之時未嘗不本于仁義堂堂本朝陛
下聦明英睿隆寛盡下而進言之士不聞引今據古訏
謨遠猷徒藉細故以爲實用而售其迎合之術臣竊惑
之唐太宗求治之初魏徴仁義之説自今觀之是爲空
言封徳彞法律之説自今觀之是爲實用然太宗斷然
行魏徴之言而成貞觀之治外户不閉行糧不齎斗米
三錢幾致刑措蠻夷君長帶刀宿衛且曰惜不令徳彞
見之然則孰爲實用孰爲空言也臣誠不佞瞻望清光

之初誠不忍自棄所學捃摭細故以幸于施用且深懼六經致治之成法寖為空言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説惟陛下赦之

論災異

臣聞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文為言李沆之相真宗每奏不美之事皆忠臣所以事君而良史所以垂教也葢人主居富貴之極操生殺之柄諂士日進佞説而直者亦難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而張大其辭災異之見則

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臣之所憂而明主之所察也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無有不知知之未嘗不深圖而力行之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為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以示警戒之端夫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太戊稱宗實由拱桑之祥宣王復古厥有雲漢之詩罪已而興諒非虛語遇災而懼適為盛德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俯詢愚言寬民力録因徒凡可以應天者務求其實則治道日舉聖德日新上

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異後日之福也臣之論奏動涉迂緩而愛君之心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

論二廣賞典

臣竊惟賞典之設以勸勵勞輕重均一則人心厭服抑揚失當則不能無辭立法之際不可不謹也廣南東路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到任許奏補子孫或期親一名葢以其遠入烟瘴之地人或憚行故以此勸之頃因言者謂廣西漕憲置司静江到任不許奏補任滿止轉

一官然廣東漕司在惠州憲司在韶州與靜江風土不
甚相遠廣西以言者所論而減賞廣東以論者不及而
仍舊數年以來未之改定夫廣南兩路皆有瘴鄉監司
巡歷其間豈應以易地而鐫賞若舊法為是則廣西不
應獨減以其太濫則廣東不應獨得乚年臣僚以敕令
所見行修法難以著為定令嘗有申請得旨令給舍看
詳因循至今未有明文欲望睿旨檢舉淳熙元年臣僚
所奏令給舍疾速定議或予或奪著為成法則事出于

一無不平之議矣

論玉牒聖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葢其都俞吁咈出于心而應于口行于身而形于言是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陛下臨御以來言之閒于外者天下誦而歌舞之臣前載幸獲一望清光天語之發震服不暇獨念親逢堯帝之聖而寒遠小臣無由時聞玉音旣而蒙恩兼職玉牒始盡見記注所載仰而歎曰陛下之言隨事

而應是皆出于心行于身察見治亂成敗之機質之六經而暗合攷諸三王而不謬備在編簡不一而足臣不能悉舉以進敢取其大者而鋪張之陛下嘗語臣下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寶貨珠玉侈麗奇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陛下曰人君聽言不可以人臣漏泄為罪縱使漏泄適足以彰君之美因舉陸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

之能從又讀至黄皓事陛下曰人主于近習不可不遠昔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紞沮張華事陛下曰小人之讒君子其浸潤膚受委曲如此使人主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有旨令入内侍省權免進子陛下曰祖宗以來止許人進一子此曹人多則黨盛今人數不少若平居無事猶可漢唐之事是已隆興元年九月有旨已降親札付張浚王彦應兵將官有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宜付通進司投

入毋得依托左右近侍以進凡此六條皆人主之要道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國之士欲言而不敢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陛下于從容問答之閒形之于言可以大書于方策可以為法于後世猗歟盛哉故斥聲色異物之奉容入臣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減内侍之進子禁兵官之依託皆陛下躬行之實心術之妙宜其不假潤色而發于外者如此其巍巍也臣昧死不勝惓惓惟望陛下持之以誠守之以久日行其道日新其德

當如周之文武終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徵謂不及于貞觀之初則天下之幸社稷無疆之慶也

論土木之費

臣仰惟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為先宮室苑囿未嘗興作禁御遊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宇之繕修學校之崇飾府庫之闢官寺之徙不肯輕用民力葢聖意深知土木之功實為官私之蠧故節費省事以垂後則然臣竊見比年以來工役相繼亦間有不急而可以緩為之

者土役之勞擾非一蓄材植者有强買之懼事未作者有苛役之擾廣道路則列肆有毀撤之驚撤基址則連甍失已成之業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或曰是役于游手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于羸貲而不關有司之經費物皆給以市直而無科斂之擾勞皆予以賞典而有勸功之心是皆不究夫利害之實者也游手之役不費于財乎羸貲之用不出于民乎給以市直徒有其名予以賞典不及于下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若前數年之

無事于此也故嘗謂人君之善儉者當如漢之文帝而善于用言者當如我朝之太宗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費宜不足惜而文帝以吾之百金計民之常產一臺之費可資十家遂終罷之每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為善儉也以王府之貴營一假山亦不為奢而姚坦之言深切似過太宗時已為之一閒坦言歎其傷民亟命毀去言非親閒感悟如響此所以為善用言也以今觀之民貧益甚下戶之產不直一金田野之夫終歲勤動而

不免飢寒閭閻之人以數百錢為資生之策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可為幾家之產州縣之間一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至追科之日械繫滿前號呼塞耳錙銖積之以充府庫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出于幾人之輸然則文帝之言為有旨坦之之言為甚切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陛下之恭儉敦朴而臣猶敢以此為言者誠以今日事力尤非文帝太宗之時之比則愛惜浮費當又過之臣愚欲望睿慈念財

用之至艱罷土木之不急遠追文帝之美近法太宗之
聖更復深軫姚坦之言則節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
盛冠乎百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由于此
臣狂愚妄論惟陛下赦之

論六曹法司

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務極平允爰念吏部七司所關
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為總類名目雖
分條貫歸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竊

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尚有可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貳郎官年除歲遷難以必其通習吏人各自行案又未必盡知源流則是用法之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須明練條章旁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爲術業然後可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請七司各有掌法案止係收掌文書即不共檢條法乞將掌法案改爲檢法案內手分並于本部人吏內選差諳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

可選差許踏逐指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決者聽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貳據法與奪此誠用法之要也屬緣節次降旨裁減吏額往往將外差法司充其減罷之數目今雖有法司去處亦不抽差諳曉文法之人止是就本部遷補既非素習又復遷徙案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穿以資閱決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攸司詳攷紹興元年指揮專置法司厚其廪給而嚴其罪罰久其歲月

而優其遷補使事有所任責有所歸庶幾有以仰稱陛下立法之至意如蒙聖慈採擇以為可行六部亦乞盡依吏部處分或恐重于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戶刑三部則各置二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曉法之吏使之專意于此長貳郎官提綱于上法司守職于下則六部之事皆得其平矣

論治道 任宗正寺主簿日上

臣聞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臣下苟有寸長皆可以自

見上之人捨所短而取所長則無不可以用者人主天縱多能下視臣庶是必備道全美百行衆善無一毫之歉長慮卻顧萬幾庶務無一事之失然後足以御四海而圖治功由漢以來人主銳意修政率不過數年而怠陛下以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兢畏踰于初載臣下不足以望清光尚何俟于微臣之言猥惟人臣之事君非必皆好為諛悦葢其心每期君于善一有盛德謨訓將順歸美惟恐不盡以期人主為善之心間有不

及則敢言者寡故天下之事惟見其全之盡之也人之一身見有無受病之處天下之大見有無蠹弊之原善養病者不以無病而廢調攝善爲國者不以無事而緩戒懼然後爲得也漢唐賢君非無可傳之烈如高祖之好謀能斷文帝之以德化民武帝之雄材大略宣帝之償賞必罰光武之身濟大業明帝之幽枉必達唐太宗之除亂致治明皇之勵精庶政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于此誠足以建功立事措天下于小康然而必有以議

其後而民亦有受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見其不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儆戒無虞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宫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故儆戒兢業在堯舜為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湯之所無而聖帝明王舉其不必慮與其所無者日以自勉蓋不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不盡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靖而夷狄未

賓紀綱雖舉而萬目尚疎敦勵士氣而廉恥不振撙節
國用而公私俱匱比歲豐登民力且困重以歲旱尤難
支吾陛下日昃視朝廣求民瘼無所不用其至臣誠不
佞竊希古人責難于君恥不及堯舜之意欲望陛下遠
稽古昔俯鑒近代凡其可取者必思兼備于今日凡其
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如湯之六事皆今之所無亦從
而深求其端倪則聖德日日新又日新上益有以當天
心下益有以澤民物以是而求所欲為者無不濟矣臣

不勝惓惓愛君之心進芻蕘之言惟陛下擇焉

論責成

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二十年孳孳萬幾興利除害誠不為少臣愚無知竊有進焉凡天下之事君相講求于上士夫獻納于下大綱小紀畧已周徧而事之已議議之已行未底于成而遂止者尚多有之臣嘗攷求其故葢朝廷議之既熟成命一頒則謂事已施行下之人奉承約束文移行遣紛紜良久則以具文告于上方其

播告之初天下皆謂其必行書之記注亦曰某日行某事其實事未及竟而止矣此所以事緒徒繁奉行者無所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而澤不得下究事不見成績故迄今算計見效未能甚稱陛下大有為之志也事有大小小者可以立辦一出睿旨隨即罷行者事涉大體所以為國家深長之訓者是非磨以歲月不見其成且如屯田為富國之本水利為農事之要陛下最所留意施行不一然至今不見成效行之太遽者或至擾而

無益行之太緩者或至寢而不報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也臣愚欲望陛下遇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加審訂若度其行之終無益或利賴微末而不足行者悉從簡省若其必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記其事端及施行之日月約事之大小為久近之期以時舉催不辦不已如此則事之欲為者皆有端緒陛下聽納之勤圖國之妙日底于成而後治效可覩矣

論宗室右選嶽廟

臣竊惟國家忠厚之德冠絕前古親睦九族無所不用其至是以慶源蕃衍人才輩出皇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學者日衆士夫敬仰之不暇此皆陛下聖德感化之所致也然由進任子子為左選者堂除銓選各有成法無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活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往遠外無援鮮能自拔于稠人中以求用于時添差又有限員不可多得惟恃嶽廟以餬其口州縣又以窘匱之故俸給不能一一

如期所在多有無告之人歷歲寖久員多缺少已不免待次之窘近降指揮頓減員額大約四分中幾減去其二三凡宗室之賴嶽廟以為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狼狽立見誠可矜憫如此則有官者還不若無官人孤遺請給之優陛下富有四海寧肯于天族較此毫末但以宗室不敢自言故此情無由上達況夫禮義生于富足一有失所則流蕩為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衆尤非所以愛之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軫磐石之宗盡復嶽廟員闕

庶得天族各遂仰事俯育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不勝幸甚倘或聖意猶以爲冗則乞明降指揮于前所減數內復三之二或且復一半之數亦可少寛目下艱窘之狀不爲小補

論浙江渡船

臣竊惟江水之險無如錢塘不惟水面闊遠風濤可畏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大駕駐蹕往來尤衆紹興初年渡舟屢有覆溺葢舟人貪利稇載以行弭檝中流恣

以乞取忽遇風濤舉舟覆沒操舟者獨以善泅獲免是時留守司轉運使措置官造巨艦舟之受人各有定數立旗賣牌各有色別以賣牌之入為篙梢及補葺之費自此往來安便所利甚溥成規具在可舉而行中間一再修葺近復廢壞不惟渡舟罅漏成規亦不復遵守人畜雜糅私渡競進近者連日有覆溺之害都人駭愕行道傷歎臣愚欲望聖慈行下兩浙轉運司修造官舟務極堅壯悉舉元立約束以濟病涉之人在官司為力甚

易而人之受實惠者不知其幾惟朝廷亟圖之

論道學朋黨　任宗正丞日上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明者察之昧者忽焉不惟忽之復以察之為過迨其既成又已無及此天下之患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後漢黨錮始于甘陵南北二部之謠唐之朋黨始于李宗閔賢良之對本朝元祐黨籍始于二三士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橫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初見端倪

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僭之誅不忍自為緘默惟陛下察之夫道者天下之所常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道不明誦説相夸去本彌逺國家累聖傳授敦尚斯文教風聿興名儒間出講明經術究極精微然後語道者不涉于異端為學者不至于無用恭惟陛下天縱聖性帝學高妙體斯道于已安而行之賞不輕予刑不遽施寛猛相濟無有駭政執中之傳也喜怒不私嗜好不間隆寛盡下有言必從克己之仁也

雖雖在宮臨朝尊嚴清閒之燕不見惰容謹獨之戒也
清心省事湛然凝靜物來斯應無所適莫正心誠意之
學也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惟是數者而陛下兼而
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不知仰而士大
夫之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惑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
克己曰謹獨曰正心誠意往往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
躬行此道于上而士大夫反諱言于下試攷之十數年
間章奏無慮千萬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言

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以為齊人莫如我敬王者而聖世乃有此風何耶故凡士之端謹好修談論經禮者一切指之以為道學小則譏笑大則折辱又甚則疾之如仇士之遭此者其間蓋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為士夫由學以進所謂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臣嘗讀大雅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人之意蓋曰厲階之梗由夫好競者之為之也使士大夫操

心無競則何自而至此耶臣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少人然德裕一間御史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至其不然則遂爲仇敵嗚呼非競而生厲階者乎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爲近習之排士夫非衰季之世無此若士夫之自相排雖盛時亦不能無之漢之黨錮權在宦官秉主之昏而肆爲之無足怪者若唐之朋黨元祐之黨籍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適從爲害尤甚葢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

于未然而使天下不至于甚弊惟士大夫能無競然後可以衆賢和于朝而使國家不生于厲階今陛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而察士大夫之間未能無競向者猶止以虚言相譏訶而近者頗有其迹矣臣愚欲望睿慈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一偏之見精白一義以承明主之休德臣前所過慮自可以消弭于冥冥之中臣不勝拳拳惟陛下裁幸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以政刑為緩而孟子以政刑為先人或疑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刑為可廢孟子非以德禮為可忘蓋政刑不修無以為國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怠圖治日切今者中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莩麤息外則邊鄙之不聳内則盜賊之不興既非賢哲馳騖之秋可謂國家閒

暇之日而又延登宰輔共圖事功當此之時若復玩歲愒日文恬武熙視國之蠹弊為當然而民之疾苦為細事置而不講趣了目前使一旦有水旱盜賊邊方之警則必事出倉猝無復優暇今日光陰豈不可惜仰惟國家累聖相傳仁宗皇帝太上皇帝在位最久仁宗開天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務乃在慶歷三年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乃在紹興二十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後非若前代人主始勤終怠之比是以士氣振

作朝綱不隳嘉靖有邦此實我宋之家法也陛下垂意
政刑何事不舉臣愚過慮猶竊有言刑政二端所該甚
廣無問內外皆在其中今日冗官之員最多而乏周用
之才養兵之費最重而少精銳之卒游手倍于農人而
趨末者日衆歸明坐困州縣而冒詐者日繁問食貨則
國用既虛又非藏于天下問力役則貧弱日困不能安
于田里加賦之害莫甚于和買而紹興近輔之地斯民
無聊未知所以寬恤之術取民無制莫甚于榷酤而行

都首善之地設法尤𠔃日求所以張大之方水旱雖曰稍息而蝗蝻遺種尚多安得不為來歲之慮盜賊雖曰不作而民間愁歎尚衆安得不思豫備之宜此皆政之大端也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未問外攘之說先求內治之謨如以為小康則真若無事試加思慮不勝私憂用刑之道在今日實為公平人主無喜怒之私朝廷無風旨之間一付有司動循三尺然而四方寃獄尚多有之若無辜陷罪固當痛懲詭法惠奸亦非令典祖宗非不

隨事寛宥然當是時法家者流皆是西北强毅之士堅
執成法或至少恩故每使儒臣治獄讞議其間有司既
不失官守而法禁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
言陰德重辟强刦亦或失刑雖曰忠厚所漸者深然有
奸宄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臣愚竊為陛下惜
此閑暇故願陛下速為永圖雖未能每事更張擴然一
變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望睿慈採孟子之至
言明政刑之二柄般樂怠傲固聖世之所無苟且因循

恐良時之易失臣憂國有素不敢煩瀆惟陛下幸赦而

留意焉天下幸甚

攻媿集卷二十

攻媿集卷二十一

宋 樓鑰 撰

奏議

乞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任温州日上

臣仰惟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諒陰端憂哀禮無盡稱天定謚博採衆説務極其當臣假守偏郡安敢妄議宗廟以干嚴誅自以世受國恩蒙被使令有懐不言是

為欺天臣竊見近降指揮恭為大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太廟一室以奉神靈臣不學無術又在遠外道聽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明州近故龍圖閣待制趙粹中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曾進廟議請觀其書熟復其說臣既擊服粹中亦深自慨然至于流涕葢謂太祖皇帝開基創業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攷之典禮稽之古誼本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說變亂古制陰使章衡倡為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盧

士宗司馬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反覆論議僅得不廢配天之祀而東嚮之禮竟不獲伸紹興五年董弅建議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俁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震莊必彊李彌直皆是其議趙渙奏陳尤力太上皇帝擢弅為侍從渙為監察御史言已行矣而一趙霈獨不以為然徒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己橫加阻抑然猶畏公論不敢非毀但以徽宗在遠未當專議遂寢其事淳熙元年粹

中以當時羣臣所奏悉加銓次為陛下言之旣蒙睿旨
下之禮官國子司業戴幾先兼權禮部侍郎力沮其說
而言無經據粹中又進闢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行
臣詳叩之粹中言幾先本不足以搖大事葢嘗密言于
執政以為太上皇帝萬壽之日未應議此以致中輟今
大行太上皇帝方將祔廟維其時矣陛下親承付託以
太祖皇帝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遺意取粹中
所進一書申命討論正太祖東嚮之位參先朝羣臣之

說定我宋宗廟之禮省有司增室之役爲萬世不易之
法以慰列聖在天之靈臣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
今不論後實難言使他日未先狗馬塡溝壑雖有可言
之路亦已晩矣惟陛下赫然英斷舉而行之實天下幸
甚
貼黄臣照得粹中所集廟議及闗異等書又有雜說
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内府深藏未易尋究臣嘗傳
錄副本乞降敕旨取索謹當繕寫投進臣伏以宗廟

之事事大體重不敢閙于外庭如蒙聖慈不以人廢言伏乞睿旨以粹中之書出自聖意付三省施行臣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嚴密恭讀中興會要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太上皇帝宣諭宰臣曰臣僚于利害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畫工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投進仰乞睿照

論恢復知温州被旨奏事

臣仰惟陛下親受至尊壽皇聖帝付託之重兢兢萬幾

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愚以爲當先立乎其大孔子于魯則先三家于衛則先正名豈無他事可爲葢莫先于此也國家之大者莫先于恢復之計君臣之間所當朝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數存焉不可以强爲也高宗立國于兵戈擾攘之中保全東南無愛西北葢三十六年而傳之壽皇壽皇即位之初慨然有志于中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以作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爲正以高宗年高厭兵聖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内治葢

二十八年而傳之陛下陛下念祖宗積累之業痛二聖播遷之禍承兩朝未集之勲軫遺黎陷溺之久今日之事豈復有先于此者臣在遠外固莫窺廟謨之祕若自登極以來詔令為民而下所以戒飭士夫警策將帥皆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蒐田之法人固已知聖意之所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勸陛下好兵亟戰挑強鄰開邊釁縱將士以邀功而生事也誠願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為心旦旦而思之歲歲而圖之陛下果篤志于此祈上天

之助順則畏天之心益謹望祖宗之陰祐則敬祖宗之心益篤思欲如唐太宗俘頡利以奉神堯之歡則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欲圖外攘必先務內修則政事日以舉欲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本日以固非將相無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必備非儲蓄無以舉大事則用天下之財必儉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使用則讒諂面諛凡可以害吾之治者不納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事機則宴安嗜欲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自定邊防以

修軍政以嚴如此則遲以歲月雖甲兵未動版圖未歸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道好還天心悔禍文武之士雲蒸霧集王師順動豪傑響應則大計可舉于以攄高皇之宿憤焚老上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為重華之壽而後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大恥雪矣若非及今而圖之事機之來豈能以一日之力而得此哉臣區區愚衷犯分進說惟陛下裁赦

乞寬茶鹽榷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里之法民生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養民也自井田法壞流弊日久尺寸之地無非斯民交易以為世業而出其租稅以供公上此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取之而不足又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與夫榷貨之屬皆出于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禮所以養生古惟以沈湎為禁而後世榷之凡此數者國家既擅其利以供養兵與文費之大端其勢不得不立法以

禁切之豈特使利孔專出于上亦所以抑制豪強恐其專利以陵貧弱也為政者要當究其本源而興利聚斂之臣不思大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網密甚矣搖手犯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奸生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深文亦有不得而盡行者使其盡行必致生事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

為國家建晝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
衆欲望聖慈軫念元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巳之意而
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體國家寛大之德于
是數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仇于見行條
法外創意增添之者惟陛下一切寢而不行甚者或懲
其妄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
天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脈者或在是
矣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後天下狃于無事兵備寖弛壽皇聖帝長慮卻顧外欲爲恢復之圖內欲修固本之計申飭州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鈐按教之法有朝廷點摘之制雖未能盡爲精銳而每州各有數百人可用俾兵威日振盜賊帖息可謂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瀕恪遵故事月自按試以行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弓弩可以及

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則短兵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長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砲以禦敵馳逐以據險皆當習于無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軍武藝只得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既以阻其勇氣亦恐閱歲因循無所激勸日成廢墮萬一欲用必至扞格至如定礮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行指揮而遠慮不可不及欲望聖慈旨下三省樞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

舊制閲習于軍政誠非小補

論保治 任孜功郎

中日上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無難者聖人之所懼持盈守成大雅所以稱太平之君子也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身濟大業時巡東南艱勤百為蓋十餘年而後小康晩有辛巳之擾兢畏克終以享九齡肆我壽皇聖帝受禪之初鋭意有為加以甲申之警雖卒從和議而經略之志不忘益勤萬幾聖德日新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

廣求民瘼四方章奏惟恐不聞蠲放惟恐不多賑𧶘惟恐不至愁歎化爲謳吟奸盜爲之帖息脫屣萬乘以授聖子二帝相傳體堯蹈舜冠德百王皆由兢兢業業以致此崇高之盛陛下承熙洽之運膺付託之重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誠千載之一時也縟儀鉅典次第蒐舉又足以爲太平之榮觀也中外靜謐邊鄙不聳夫何爲哉況復仰遵壽皇之訓日晏坐朝孜孜聽政講論經理篇帙有加爲臣子者何以仰贊聰明然區區愚忠不勝愛

君憂國之心以為無難之世易于因循比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則飲食起居動知戒謹固有尫羸而壽考者强壯之人未必無病血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未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日之無事實陛下閒暇之時也改元之初三宫徽號之儀長秋冊寶之禮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古禮文之事動有重費而無益于治道姑俟于施行務求實效無事虛文軫未雨徹桑之言思大寒索裘之戒

曰旦而圖之使事事有備先為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機以保盈成之業于無窮天子之孝顧復有大于此者乎

論流民

臣試郡永嘉本無善狀既迫替期誤蒙陛下收名使備郎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聞有流徙之民日夜念之民生豈欲輕去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散流去歲早禾成熟人心晏然螟蟲為孽所損不多晚禾未登偶缺秋雨然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州郡既為之減收苗

來招來海商存撫賑邺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為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最為稱首然致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非吾土之民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旋逭麥熟而歸又予之以道途之費收其强壯以備卒伍今日亦可倣而行之古者徙民歸鄉其徙必有法其歸必有處今之流民扶老攜幼顛頓暴露不知息肩之所其有親戚知識以為歸者無幾率皆茫然遠去以僥倖萬一未

至淮上其狼狽于道者已多至而失所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不爲盜賊則或爲好人誘略北去以爲奴婢無復生還之日又可慮可哀也臣愚欲望睿慈興念愚民早賜處分行下兩淮監司帥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所依未能自還者聽其自便茍無所投告願歸而不得者量給貲糧使之復歸如此等人亦足以語化鄉里使之安土重遷其願備卒伍者欲貸種糧者有官君子各以富弼之心爲心隨宜措置救于瀕死之際其所以救民

心而鎮邊服者于是乎在條目聽其自爲俟其事定各以給貸招撫之數申削庶幾官無重費而無知之民不致陷于飢餓之水火實國家之仁澤也

乞罷温州船場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無用之官徒費廪禄而一司之費又爲甚多貽害公私者不可不去也温州有造船場一司究其建立之初本因高宗南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謂漕舟全缺而良材興販自處過

温以入于海者衆于是置船場立抽觧是時材木不可
勝用客販既盛而漕計有餘州郡係省之錢可以支撥
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誠一時之利也爾後本司自有船
場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船足以供轉輸之用今
則山林大木絶少客販不多係省不足以給費本司亦
知其難辦歲股月削每年止造十船而一司尚存凡費
如故其所謂益于官者不過十舟若就辦于本司及近
地之船場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為害者監官初止一

員既增其一已而又增遂為三員雖是宗子添差而皆釐務請給人從並同正官則有俸給之費所養工匠則有衣糧之費造船之日又添以來十舟分為春秋兩料除材植取于客販抽解貼買不多而有鐵炭灰油之費其起發而來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虛舟既不可以進勢必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而復攬載不可禁察又有將校借請篙梢犒給之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沈破之患此其官

司所任勞費之目也若其煩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梢工輪差永嘉縣有田産船戶每船所用水手則又泛差諸縣瀕海之細民爲之此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爲奸追擾追遍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率以雇人之直納于梢工始得脫身萬一船敗于海上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追元差水手勒使填還閭一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究此弊每水手一名除追呼曆官之費錢之實及梢工人止六貫有奇遂舉一歲

之數官爲出數百緡而罷水手之差又恐吏輩久復擾之盡取諸縣水手名籍俟其齊足焚于公庭海瀕細民始得休息然此司不罷終爲勞費而于漕運甚關利害臣愚欲望睿慈特降聖旨行下轉運司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添差之俸聽其滿罷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廂軍其抽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税官兼之既無造船之用則客販抽解亦當蠲減省一州之煩費息百姓之追擾少助仁政之萬一不勝幸願

貼黄臣嘗略會計一歲之費造船工料官兵請給衣糧起發等爲錢三千六百貫有奇米七百餘石監官衣綿將校借請在外伏乞睿照轉運司若以爲難乞令本州詳具細數除官兵請給衣糧外如丁鐵等費及抽解木植出賣量認錢數每年發赴本司以裨造船之費

論寛刑罰

臣聞刑罰所以懲奸也然聖王用之所以弼教非得已

也人主之用刑惟當務寛皇朝専以仁恕得天下之心列聖衰矜惟恐一物之失所陛下遵有宋之家法紹壽皇之心傳臨御以來仁恩德澤浹洽無外用刑之際尤軫聖心誠斯民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古已然唐太宗時自張藴古之刑法官以失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人不加罪嘗謂大理卿劉徳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者無罪

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初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爾偶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此最千古之龜鑒也壽皇聖帝事事寬恤尤謹于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斷陸知微兄弟三人冒官之罪太輕壽皇震怒刑部侍郎王拂大理少卿陳良翰並罷其餘郎官寺郎各鐫一秩天下咸以為當然在是時正如德威之言頗有各求自免競就深文之弊至次年春三月壽皇聞之亟下手詔曰獄重事也用

法一傾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興歎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奸不容情罰必當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其聽朕命毋忽大哉王言過于太宗遠矣自時厥後刑爲之平邇者科舉之病太甚其欲革而去之蓋不止上之人之所欲也潘顯伯兄弟之獄在兄弟私情則若可恕在貢舉條制則無可逃有司定罪太輕至勤睿斷所謂非常

之斷人主專之衆論無不稱快愚臣過計乃竊憂之葢
自陛下龍飛之初覃霈所及與民更始寬恤之詔聯翩
而下四方日有刑措之望此雖至公之舉終是罪重刑
輕況復罰自近始官僚之外上至刑房之吏下及刑寺
之胥無不責罰固足以懲奸矣而猶有所慮者官吏震
恐或有便文自營之心則讞議之際寧免傅致深文以
圖自免者唐太宗以仁恕為先壽皇聖性隆寬中外具
知然前事如此則知陛下雖本無尚嚴之心而天威所

加事迹相類或恐未免有競就深文之弊臣區區私憂懷此累月矣既已輪對奏事無路自達敢因轉對傾心獻忠欲望睿慈深加矜察鑒太宗之咨詢體壽皇之詔旨酌德威之至論審事迹之近似出自聖意特賜處分或未欲顯頒詔令乞命大臣明諭至意俾持刑官吏毋以此事自艾務從平允以稱明聖審克之心天下幸甚臣一介疎遠不勝愛君之心昧死有言罪在不赦伏惟裁幸

攻媿集卷二十一